

思惟佛性，解決生死大事

人有南北之分，佛性本無差別

最近我看印順導師的《中國禪宗史》，在書中他說：「從佛法來說，惠能是利根。以世俗的話來說，是宗教的天才者。」惠能大師沒有受戒，也沒有修定，也未接觸佛教，他不識字而無法閱讀經典，但在聽聞《金剛經》中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時，心便豁然大悟。所以，他的根性是不能用我們的這一套知識系統來想像的。

他發願出家，千里迢迢想到黃梅禮五祖弘忍大師為師，當來到弘忍大師座下時，弘忍問他：「你從哪裡來？到我這裡來想要求什麼呢？」

惠能說：「我從嶺南來，只想求能作佛，其他什麼都不求。」

弘忍大師問他：「你是嶺南人，又是獍獠，獍獠怎麼能作佛呢？」

「獍獠」是當時的中原地區對西南方少數民族的稱謂，也泛指南方的人。此詞是對沒有教化的蠻夷的稱呼，帶點輕視的意味。

惠能聽後立即回答：「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；獍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？」（人雖然有南北之分，但佛性卻無南北之別；獍獠之身雖然與老和尚之身體不同，但是佛性有什麼差別呢？）

惠能認為人有南、北的不同，但佛性根本沒有差別，他掌握的是「原則」，所求的已經不是文字上的意義，而是對人本質的思惟，完全地放在人的共同狀態、共同理則來思惟，不再是南方人或北方人、識字或不識字，是男、女、老或少。這是修行的基本核心——「禪」在說什麼？

「禪」不是盡在事項上打轉，縱使他遇到無盡藏比丘尼時，他還自說：「我不認識字，卻可以為你說明經義。」這句話最主要強調的是先從「理」入，識字與不識字只是表面枝末的問題。真正要超越的不是男、女的差別，或其他任何的形態。而是「禪」在哪裡？要如何地來看待「禪」？這些如果聽不懂，就會變成說參禪的人無須識字，出家人會識字是一種障礙，這又離道甚遠了。

以智慧解脫生命的囚禁

「教」與「禪」是一體而無差別的，如果你不深入體驗的話，兩者將是永遠的平行線，縱使閱讀千經萬論，也與你的生命毫無干係。自己要有感覺，這比什麼都重要，如果一直盡在講外在的、天邊的，跟我們又有什麼關係？再怎麼在禪堂打坐，也是坐不住的！

所以，不論是教下、宗下，不論是戒、定或慧，其實都在處理「我」與自己的生命關係。如果你還不知道這些，就坐在禪堂觀呼吸或參話頭，這多無聊啊！恐怕沒坐一會兒就已經要睡著了！

嬰兒出生為什麼一定要哭？因為那時他才開始自己自主呼吸。觀呼吸時，要看的是呼吸與你自己的關係，不是要看別人的呼吸；參話頭時，參問的也是自己，不是別人。呼吸、吃飯、睡覺的人都是你，這些都是要認真看待的，如此才能稱為「修行」！

印順導師曾舉一個譬喻來形容我們的生命狀態，他說這就像被關在一個房子裡，你覺得不舒服，一直想掙脫、超越。想出去的話，從門出去不就好了嗎？如果門無法開啟，從窗子跳出去嘛！如果窗子也鎖上了呢？鑽牆出去，再不然就把屋瓦掀了逃出去，讓自己超脫。如果並未覺得不舒服，那你就好好地待在那屋裡吧！這表示你沒有任何煩惱，但這可能嗎？

煩惱是什麼？我在禪堂坐不住，我觀呼吸不耐煩，天天經行走來走去也走不出什麼名堂，偏偏要繼續做下去，真是令人不舒服。為什麼不舒服呢？對自

己不耐煩，「我想成就，但老是沒有任何進展，我感到不耐煩」，這是外在干擾自己或自我的不耐煩？

呼吸很重要，你不看它，自己還是會呼吸。我們可不可以耐煩下來，不要一直煩躁地想著：「怎麼鬧鐘還不響？」或「我痛得快受不了了！」就拼命呼吸，你拼命呼吸鬧鐘就會響了嗎？這樣只會把自己追到更加受不了。所以，所謂的「煩惱」就是感覺有壓力，身體會痠、麻、痛，「我的腳好痛！怎麼製造這樣的修行方法，一點意思都沒有，不然到大殿去拜佛好了！」結果拜佛之後還是腰痠背痛。你就會發現：「四大不好用了，我老了，我是病了！」趕快去貼膏藥，但周身還是又痠又痛。

如果不進禪堂，還不會發現身心是如此地不協調，進了禪堂後，才知道念頭如排山倒海洶湧而來，這時反而可以坐著好好地想一想，把這些煩惱想清楚。其實我想說的是：「愈想愈不清楚，這根本沒有想清楚的時候。」這些不都是自己的念頭嗎？禪修是追求自在、輕鬆、安穩、平衡……，問題是，你不明白根本沒有人擾亂你，真正受不了的是自己的煩惱與壓力。是你在自我干擾，你要別人把你怎麼辦？你放下不就好了嗎？這麼簡單的一句話——「放下」！而放下需要倚賴的就是智慧。

我有生死，所以有煩惱，參禪就是能解決煩惱的好方法。解決生死大事，靠的是智慧，智慧從哪裡來，思惟人的本質——那本具的佛性，參禪能幫助你發掘出它。因此，你可以說：「我參禪就是因為要解決一些事。什麼事？生死大事！」閱讀千經萬論尋找妙法，為的也是這一件事，別無其他。